

六祖壇經 現代直解

梁乃崇教授◎講述

六祖壇經現代直解

講述人：智崇居士（梁乃崇）

發行人：梁乃崇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

通訊處：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6號2樓

電話：(02) 2389-3366 傳真：(02) 2361-9265

郵政劃撥：1321676-8

戶名：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

<http://www.obf.org.tw>

E-mail: oahfound@ms51.hinet.net

主編：哲智工作室

封面設計：無界設計工作室

印刷者：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

2005年08月第3版第1刷

ISBN: 957-9239-19-3

流通價：NT\$500

總經銷：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66巷10號10樓

電話：(02) 2249-6108 傳真：(02) 2249-6103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圓覺文教基金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：

六祖壇經現代直解／智崇居士講述．——第三版．——臺北市：圓覺文教，2005〔民94〕
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圓覺叢書；5）（圓覺經典系列；5）

ISBN 957-9239-19-3（精裝）

1. 六祖壇經－註釋

226.62

94014230

B916.5
200628.3

卷

圓覺經典系列 5

六祖壇經 現代直解



智崇居士◎講述



◎緒言：人人皆有自性	智崇居士	5
◎六祖壇經現代直解		
○行由第一		11
○般若第二		143
○疑問第三		217
○定慧第四		261
○坐禪第五		285
○懺悔第六		309
○機緣第七		365
○頓漸第八		445
○宣詔第九		491
○付囑第十		505
◎附錄：談「開悟」		
◎附錄：談「開悟」	智崇居士	552
◎簡介：圓覺文教基金會／中華圓智學會		569
◎編後記		581

緒言：人人皆有自性

◎智崇居士

《六祖壇經》是記載禪宗六祖惠能的生平事蹟與法語的書。在佛教祇有佛所說的法可以稱為「經」，至於菩薩所說的法都名之為「論」，不稱「經」；《六祖壇經》雖不是釋迦牟尼佛所說，卻被尊稱為「經」，所以這部經典受到佛教重視的程度可想而知。這也表示中國的佛教已經承認六祖惠能是一位修行成佛的人，所以記載他所說的法和生平事蹟的書才被尊為「經」。

六祖惠能之所以受到這樣的尊重，有一個很大的原因：自從達摩祖師從印度把禪帶到中國來之後，所傳的人很少，一直傳到五祖的時候，每一代大概祇有一個人修行成道；直到六祖惠能的時候，情況才有所改變，他所教的弟子裡面就有四十三個人成道；而這四十三人又傳了許多弟子，總共加起來大約有兩百多人成道，禪宗也就在中國生根了下來。兩百多人說起

來，好像只是一個小數目；但是就成道而言，卻是一個大數目！因為有這兩百多人成道，使得禪宗在中國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，不祇是影響了中國的佛教徒，也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——從這裡我們就可以曉得六祖惠能受到尊重的原因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可以從他的生平了解另一些事情：他的祖籍是廣東；而且他不識字。他的師兄神秀非常有學問，對當時佛教的影響很大。因為唐代女皇帝武則天和她的兒子，前後三代皇帝都尊神秀和他的弟子及徒孫為國師。當時皇帝見到神秀是要跪拜的，而不是神秀去禮拜皇帝，所以神秀這一支是受到帝王尊崇的。我們知道《六祖壇經》裡面所寫的神秀是一位修「漸法」的人，並沒有修成；而惠能修的是「頓法」，當時已經修行成功了，所以禪宗第六代祖師的位置，五祖弘忍就傳給了惠能。惠能接受了這個祖師的位子以後，就開始往南逃命，躲在山中的獵人隊裡，一躲就是十幾年，十幾年以後才出來弘法。在這十幾年當中，神秀和他的弟子早已被尊為國師，所傳的徒弟非常眾多。

可是這一小段歷史，我們的史書上並沒有交代得很清楚。為什麼後來惠能還是被後代尊為「禪宗六祖」，而沒有讓神秀接續下去呢？這一段歷史是誰把它發掘出來的，是位學者胡適先生，他做了一些考證，把這件事發掘出來。關鍵是在六祖的一

位徒弟叫神會，他跟隨六祖學佛的時候，還是一個小孩子。等到神會年紀很大的時候，才替六祖惠能翻案。我們後來所看到的歷史，就是神會翻案成功以後的，翻案的曲折並沒有在《六祖壇經》裡呈現。在神會做翻案工作的時候，神秀已經先圓寂了，所以是神秀的徒孫當位；但他們並沒有特別阻撓神會做翻案工作，而是隨他怎麼做，這點在胡適的考證裡面曾特別提到。所以從這些事情來看，胡適認為神秀等人還是真的修行人，並不會為了佔據祖師的位子及既得的利益，而故意毀謗漫罵，做無聊的鬥爭。

至於惠能所學到的究竟是什麼呢？就是他真正學懂了「佛法」；懂了真正的佛法後，他教的弟子中有四十三位也修成了，所以把禪宗再傳下去的是那些成道者。為什麼惠能能使那麼多人修成，他的教法為什麼那麼有效？原因是他的教法已經做了一些改變，這些改變是很重要的。也就是說，他非常清楚地指出：人皆有「自性」，也就是禪宗常說的：人是有「佛性」、有「本來面目」的——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關鍵，如果我們不能夠認定自己有「本來面目」、有「自性」（兩個名詞雖不相同，所指是相同的），佛法就不容易學下去；如果我們承認自己有「佛性」，那麼無論是學佛或學禪，都容易下手。六祖惠能就是把握住這一個要點，使當時的人學佛變得較容易。

關於這一點，我用現代人能聽得懂的語言，讓大家體會「本來面目」是什麼？首先，我們一起來找一找「本來面目」，我現在用的方法，看起來和六祖惠能的方法稍有不同；等我說完了以後，就知道方法是一樣的。

當我們看到、聽到、知道的時候，這被看到、被聽到、被知道的對象，簡稱「被知的對象」；既然有「被知的對象」，必然有能知此對象的主體，簡稱「能知主體」。所以「能知主體」和「被知的對象」二者共存於我們的認知活動中。「本來面目」應在這二者之中，但不會在「被知的對象」中，這是很明顯的；所以「本來面目」一定在「能知主體」之中。我們只要在「能知主體」之中去找「本來面目」，就可以找到了。

這個方法在禪宗是怎麼說的呢？就是所謂的「能所」。「能」就是「能知主體」，「所」就是「被知的對象」。我們的「本來面目」在哪裡？就在「能」這裡，不是在「所」這邊。現在把我們的「本來面目」點出來，讓大家警覺到：確實是有這麼一個「真我」存在！這種情況在禪宗裡面叫什麼？就是「直指人心」！禪宗說：「直指人心，現性成佛！」所謂「直指人心」，就是用一套方法讓大家體會到自己的「本來面目」。

禪宗教我們修行，修什麼？就是把真正自己的「本來面目」現出來。要想讓「本來面目」（佛性、自性）顯現出來，就得把蓋

在「本來面目」上面那些「被知的對象」拿掉，如此「本來面目」就現出來了。說起來，禪宗好簡單，可是做起來卻很難，而最難的是讓大家感覺到「本來面目」的存在。

六祖為什麼能傳那麼多人，使得四十三位成道呢？就是靠「直指人心」來點醒大家。當然並不是被點醒的人都成道了，他點的人很多，成道的也祇有四十三位。這四十三位努力把「被知」的東西拿掉，因此成道了。所以雖然被點醒了以後，修行也不是簡單的事，而是要很努力的。原因在哪裡呢？因為我們經常把「被知的對象」當做是自己，已經習以為常了，這個錯誤的習慣一旦養成，就把自己有「本來面目」這件事情完全忘失了，不但忘記，甚至還會否定。像現在有很多唯物論者，他們根本否定自己有「本來面目」，你問他：人是什麼組成的？他會說：人是一堆原子組成的。可是石頭也是一堆原子啊！他們不但不認為自己有「本來面目」，也不承認人有「靈性」。這是目前西洋的唯物文化所造成的。這個觀念不但錯誤，而且使人很無趣。你想你若和一塊石頭一樣，都不過是一堆原子，不是太沒有意思了嗎？

《六祖壇經》是記錄六祖惠能成道前後一些事蹟和法語的經，各位要學佛，就要讀這部經。我們現在來看看其中的重點：「三鼓入室，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，為說《金剛經》。

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惠能言下大悟」。當惠能的師父五祖弘忍教他《金剛經》，講解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時候，他就證到了；他一證到，就是佛。當時他就說：「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」，他了解世間所有的事物都離不開本來面目。「遂啓祖言：『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』」這個時候「祖知悟本性」，五祖知道他已經悟到本性了，謂惠能曰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；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」。於是五祖對惠能說：「只要能夠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就是大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」所以當他懂《金剛經》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，五祖立即印證他成就了。這是禪宗一個很重要的公案！

禪宗完全是在展示《金剛經》！他們已經把《金剛經》生活化了，是在生活當中展演《金剛經》，學禪並非僅僅局限於盤腿打坐和吃齋唸佛，而是要在生活當中體現「佛性」，這是非常活潑而精彩的。所以成道的禪師，都是生龍活虎的！也因為他們的表現，讓中國文化生色不少。



行由第一

《壇經》摘錄：

◎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

◎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。」

◎「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。」

時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(名璩)與官僚入山請師出，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。師陞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、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、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

「時大師至寶林」，「大師」指的就是禪宗六祖惠能。當時他到「寶林」，「寶林」是指寶林寺，就是現在廣東韶關城外小山上的南華寺。唐代的韶關是一個州——韶州，那時的「州」相當於現在一個省，不過比省要小一點。韶州的「刺史」，就等於是省長。「韶州韋刺史(名璩)」，那時韶州的刺史是韋璩刺史。他與「官僚入山請師出」，就是和當時的一些官員上山，到寶林寺去恭請惠能大師出來；「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」，請惠能到城裡大梵寺的講堂，為大眾隨緣說法。

「師陞座次」，惠能大師在大梵寺升座了，就是走到講台上的座位坐好。當時參加的人有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」，包括刺史和一般官員，共有三十多人。「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」，也就是儒家的讀書人有三十多人。「僧尼道俗一千餘人」，「僧」是指佛門中男性出家人，也就是和尚；「尼」是指佛門中女性出家人，也就是尼師；「道」就是道士；「俗」，是指一般的百姓——這些人加起來總共有一千多人。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」，大眾同時虔

誠禮拜，表示願意聽惠能大師宣講佛法的大要。

大師告衆曰：「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

惠能大師見與會大眾如此誠心，於是就開示道：「善知識」，這裡的「善知識」應該像我們現在對一般人稱呼「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」一樣。他說：「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；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。

六祖升堂說法，一開始就說出這個四句偈，其重要性可知，可以說是整本《六祖壇經》的重點，後面經文都只是這四句偈的註腳而已，所以這四句偈是全經的核心。「菩提自性」指的就是每一個人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我們的真心。「本來清淨」，是說這個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的，沒有受到污染。「但用此心」，這句話是什麼呢？就是只要用這個「菩提自性」；「直了成佛」，這樣直接用就可以成佛了，就修成了。

【現場問答】：

Q：請問梁老師，這樣子好像很矛盾。既然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」，後面那兩句話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」給我的感覺就是

多餘的，也是矛盾的。因為如果自性「本來清淨」，那就成佛了，也就不需要後面的動作了。所以，我一直在思考這四句話，我不太懂為什麼六祖還要加上後面那兩句，我覺得有矛盾。

A：並不矛盾。六祖先是要我們體認本心是清淨的，然後要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本心，讓這個本心來發揮作用，這樣就能成佛。如果用本心來發揮作用，會是一個什麼狀況？就是「無住生心」。直接就讓我們的「菩提自性」發揮作用，不經過「十二因緣」一層一層的階段，那麼所生出來的心就是「無所住」而生的心，這個時候就是「但用此心」，也就可以「直了成佛」。

一般人都是有所住，所以沒有直接用到這個菩提心。他們是由「菩提自性」生出「無明」，然後住於「無明」來生心。這樣子就是「有所住」而用，如此就變成眾生。那就是從「本明」——也就是本性——生出了「無明」；再根據「無明」生出了「行」；又根據「行」生出「識」；又根據「識」生出了「名色」；又根據「名色」生出了「六入」，就這樣一層層生到「生」、「老死」，這就是「十二因緣」（註：詳見《探究真心》第六講或參考本書P.142之附表），整個是「有所住而生」的狀態。它們都是有根據的，是一個住在另一個上面這樣生出